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上

推己及人

费孝通◎著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全国人大
原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长期从事社会学、
人类学研究。历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

青年读本

费孝通题



青年读本

推己及人

费孝通 著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推己及人/费孝通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10

青年读本

ISBN 7-80094-922-2

I. 推…

II. 费…

III. 社会科学—随笔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2510 号

推己及人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 字数 375 千字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4-922-2/C·30

定 价:88.00 元(上中下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卷首语

寄语新世纪

2000年已经接班，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在这个时候我也进入了九十岁。我虽然年纪大了，已经卸下了所有的公职，但是还想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国家的发展出些主意，想些办法。我们国家经历了种种磨难和曲折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这样的兴旺发达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里，恐怕都是很难找到的。我常说：我经历了九十年，能够碰上这样的盛世，是没有料到的，在这样一个到处呈现着热气腾腾的局面里，我怎能坐在家“颐养天年”？

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面临着从机械时代进入电子时代、信息时代的挑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同时，全世界的人们越来越被捆成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最近，我国和世贸组织的谈判有了很大的进展，在21世纪里，我国将进一步融入这个世界大家庭，又会迎来一个新的局面。在这个新局面里，用原来的、老的一套办法，肯定是不适应了。我们今后会

遇到很多新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年轻的一代比我们这一代强，一定能闯过难关，做出更大的成绩！

当今科技的发展，把人类带进了太空，住在地球上的人们，将可以享用到太空里无穷的资源。但是，人类要实现这样一个美好前景，就必须认真汲取 20 世纪的教训。在上个世纪里，地球上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时至今日，霸权主义的余毒还在流行，局部地区的战争从未停止过。我曾经说，希望在 21 世纪里，人类能够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也就是说，在世界上生活着的各个群体，在认为自己的传统价值标准是“美”的之外，各群体之间还应当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承认别人的传统价值标准也是“美”的，做到“美人之美”。在这个基础上，全人类建立起一套大家愿意共同实行的价值标准，达到全人类和平共处、“美美与共”的境界，实现“天下大同”。

我相信中华民族有能力和责任为世界和平、人类前途，开辟一条出路，在 21 世纪，乃至在今后的一千年里，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目 录

记人篇

物伤其类

——哀云逵 3

一封未拆开的信

——纪念老师沈骊英先生 11

“爱的教育”之重沐——振华女校四十周年纪念

献给校长王季玉先生 17

悼锡德兰·韦柏先生 21

与时代俱逝的鲍尔温 29

圣雄甘地 38

郑兆良和积铁 45

信得过的人

——忆吴晗同志 55

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 60

缅怀肯尼雅塔 69

悼福彭	77
“严伊同学”	80
悼愈老	87
纪念《文汇报》的女将	90
缅怀福武直先生	94
在人生的天平上	
——纪念吴泽霖先生	98
清华人的一代风骚	105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122
人不知而不愠	
——缅怀史禄国老师	131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追思楚图南同志	153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158
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	161
怀念我的知心难友浦二姐	168
推己及人	173
爱国学者的一代人	
——怀念曾昭抡先生	179
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	184

读书篇

读赫尔回忆录	191
读张菊生先生“刍蕘之言”	199

旧话相应

- “柳无忌散文选”书后 211
- 潘、胡译《人类的由来》书后 219
- 重刊潘译《性心理学》书后 229
- 青春作伴好还乡
- 为《甘肃土人的婚姻》中译本而写 241
-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 读《蚕丝春秋》书后 261
- 《史记》的书生私见 267
- 旅途读巴金《随想录》 272

治学篇

真知识和假知识

- 一个社会科学工作人员的自白 279
- 从小培养 21 世纪的人 288
- 关于教育的思考 302
- 开风气 育人才 311
- 面对世纪之交 回顾传统文化 327
- 孔林片思 331
- 我对自己学术的反思
- 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一 338
- 跨文化的“席明纳”
- 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二 351
- 从反思到文化自觉 362

决心补课	372
简述我一生的写作	377
科教兴国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384

随笔篇

杜鹃与杜甫	389
植物学家龚自珍	392
林则徐小传	
——为《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纪念邮票而作 ...	395
其报其人	
——祝贺香港《大公报》复刊四十周年	398

游记篇

洞庭纪游	403
游滕王阁小记	408
访天一阁	415
游青海湖	418
为西湖不平	422
为西湖一文补笔	426

论美国人的性格

美国在旅程的尽头	
——美国人的性格之一	435

在记录与起码之间流动着	
——美国人性格之二	443
有条件的父母之爱	
——美国人性格之三	450
不令人服输的成功	
——美国人性格之四	456
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美国人性格之五	462
蛮一点·孩子!	
——美国人性格之六	469
道德上有个毒刺	
——美国人性格之七	477
负了气出的门	
——美国人性格之八	485
附：关于美国人的性格	
——通信	492
※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	
——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	494
※有关自己的反思——费孝通先生回答美国人类学教授	
巴博德的访问（节录）	521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601



记人篇

物 伤 其 类

——哀云逵

“云逵死了！”这几个字到了我手上。

他不是愿意死的人，更不是愿意这时死的人。他不怕活，生活对他虽则这样苛刻，这几年来狼狈得够他受，可是他从没有和我一般埋怨过“多此一举”的生命，死却偏找着他。多少人应该死的不死，多少人愿意死的不死，老天不公平到这样，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满怀不平想申诉，可是举目没有半个了解我的气愤的人，郁积得受不住，只能悄悄在围上项巾，离开这木庚院。早春稀有的冷风，吹在却尔思河面，解冻未久的微波在发抖。

好像是民国二十九年，似乎也是这个天气（我的记忆这样模糊），在呈贡三台山上，听吴文藻先生说起，城外有个魁阁，魁阁里有位陶先生。当时我们在山顶远远望去，在一丛松林里，隐约有个古庙。湖光山影，衬出夕阳缭绕里的归帆。找到这地方去住的，定是个不凡的人物。云逵本是个诗人，血里流着他阳湖望族爱美的性格，尽管他怎样对他天性遏制，怎样埋头在数字或逻辑里，但人静酒后，

物
伤
其
类

娓娓话旧时，他那种不拘泥于实际，富于想像，沉湎洒脱的风致，就很自然地流露得使人忘却眼前一切的丑恶。那天不知为了什么，没有去找他，新婚的人也不会欢迎这近晚时的生客。

有一天，我从呈贡赶晚车回昆明，好像是有一点微雨，人都挤在停在站上的车厢里等待那永远不守时刻的阿迷车。在我身旁坐着一个穿着咔叽布短裤、褪了色的呢帽、衔着烟斗、眉目鼻子挤在一架近视眼镜周围的中年人。他忙着招呼一群女孩子，说话时有一点口吃，但是北方音咬得很准。不久，在那群说广东话的女孩子中有一个叫着他的名字：“云逵”。我有一点不相信，这就是住在古庙里度蜜月的不凡的人么？我有一些迟疑地伸出了手，“这就是陶先生么？”他那多肉的手掌，又使我感觉着一点异样。

其实，这并非我们初次见面。他提起了，我才记得，远在十年前，我在清华，认骷髅、量骨头、杀兔子的时候，他曾到我的试验室里来参观过。这时他刚从德国回来。在中国研究体质人类学的，他是很少人中的一个先进。我在这试验室里，因为无聊，所以在东安市场弄了个香炉来，逢着心里闷的时候，就烧香。白骨满桌，香烟缭乱，另有一番滋味，尤其是在半夜月明的时节。他进门来，我是个小学生，老师带着此贵客，见面之下，有一点窘。谁知道他并没有考问我散乱的统计图表，只用着我听不懂的德文和老师讨论着他们的问题。临走时，抚摩了一回这个毫不



古雅的香炉，向我笑了一笑。这一笑我还记得。

在车上，我们两个就攀谈起来，话从海外说到天边，一直到车到了昆明，才重又听到耳边还有广东的莺声。分手后，健忘和疏懒的我也就记不起去魁阁找他的约言了。后来听说他太太回广州湾去了，他是否在古庙里，我也没有打听。

隔了又不知多少日子，我知道他加入了云大社会学系。因为在一起做事，所以后来差不多天天见面，他那时已搬来学校里住，靠医学院的一间矮房里。太太是走了，他的房间乱得和我在大学里念书时的宿舍相似。我一进他的门，他一定要忙着找茶具，把床上的被向里一推，似乎很抱歉，一手搔着头，摇了摇，“怎么办？”一忽，很坚决地说：“不管它。”这是他，他不像我那样安于糊涂散懒。他的性格多少有一点和我相同，可是他却偏不肯承认他的性格，而且永远在想和他的性格反抗。我好几次和他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弄艺术？诗、画、音乐，也许除了跳舞，都是你的专长。不，你一定是名角，若是你上了舞台。你偏要死劲弄科学。中国少了个特出的艺人。他有时也承认。“我父亲是个画家，可是，我就不愿意像我父亲一样。”——“一个研究遗传的人说这话！”我接着顶住他。他笑了，使我想起抚摩香炉时的一笑。他没有话时，就来了这老话：“你自己呢？”大家是人，顺了风张篷，有什么意思？人总是不服气的，总是要找个最狠的仇敌，而最狠



的仇敌决不在外，就是自己。魂灵最怕安定，除非有了个永远也克服不了的对象，生活才有重心。这也许就是云逵所谓“力人”。不论人家怎样不了解他，他是在实践这理想，在向他遗传争斗。

我在这种精神上自知比他差得远。他能在新婚不久，把太太送走。他能躲在象牙塔里安享尊荣，偏要深入弯荒。他能好好活下去，偏在这时死去——似乎有一个力量在推动他。这是，我若没有错解他，否定现实，在否定中创造新的境界。这个精神在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里已经断伤殆尽，差不多已完全丧失了。顺命安分，走近路，满足在低级的团圆上。航海探险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奇事，三皇太監下西洋，唐僧上西天，都值得编成神话。在别人实是家常便饭，英国人中很少没有亲戚朋友在海外；美国到了无险可探时，还会在高空里走绳索，否定安稳，不服命运；在中国这些是荒唐，多少人为宝玉惋惜，“何必自苦？”云逵这种人在中国是不会长寿的，他生错了地方。

那次敌机轰炸昆明文化区，他那间陋室恰巧在炸弹旁边，炸起来的土把它堆成了一个小丘。他来找我们时，我们的门面也已经认不清。我们相见之下，大家觉得很轻松：“等得很久了，我们可以变一下了。”现在看来，我们得感谢这些敌机。如果没有这次轰炸，我们的研究室也决不会搬下乡，大家的生活也不会和工作打成一片，连现在这点成绩也不会有。这是云逵，不是别人，把我们的研究室安

置到了他曾经住过的古庙中去，魁阁也从此成了我们研究室的绰号，饮水思源，我们怎样能忘记云逵？

云逵是从德国人类学家 Fisher 大师门下出身的。德国学派和英国学派有很多地方刚刚是针锋相对。前者注重历史、形式、传播；从各方法的相异之处入手；后者注重现代、功能、结构；从各方法的相同之处入手。德国学者不肯相信文化不过是满足凡夫俗子平常生活的工具；英国学者却不愿相信文化是有它内在发展的铁律，是天地精华的不住外现——我并不想在这里申引两派文化论的差别，只是想说云逵和我二人师承不同，因之见解也有不同。因为我们在基本出发点上有些不同，所以讨论时也更显得有趣味。有人误解魁阁，以为它是抄袭某某学派，其实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各学派的混合体；而且在经常的讨论中，谁都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我们在讨论会中，谁也不让一点人，各人都尽量把自己认为对的申引发挥，可是谁也不放松别人有理的地方，因为我们目的相同，都在想多了解一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情。云逵住在龙街，我在古城，离魁阁都有一点路程，可是不论天雨泥泞，我们谁也没有缺席过。云逵常和我说，“我们不是没有辩得不痛快的时候，可是我实在喜欢这种讨论会。”我也和他说同样的话。

中国人不很容易赏识“相反相成”的原则。我们听见和自己不合的意见，总会觉得人家和自己过不去，因之影